

小說月報叢刊第十五種

諺語的研究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證語的研究

著 虞 紹 郭

The Short Stories Magazine Series
A Study of Proverbs
 The Commercial Press, Limited
 All rights reserved

中華民國十四年一月初版

 * 此 書 有 著 作 權 翻 印 必 究 *

圖 (小說月報叢刊諺語的研究一冊)

(每冊定價大洋壹角)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編輯者 小說月報社

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

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
 商務印書館

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
 商務印書館

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
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
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
 商務印書分館

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
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
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

歌謠諺語，在文藝界上均各有其相當的價值。關於歌謠方面研究的興味，現已漸見端倪。北京大學於三年前已設一歌謠徵集處，預備編纂成爲歌謠彙編；近來復組織一歌謠研究會以謀編纂的進行。至於徵集的成績，就我所知：北大已徵到一千七百餘首，周作人先生所抄集的越謠——紹興方面的兒歌及謎語——共約二百首，顧頡剛先生所搜輯的吳歌約有三百首，劉半農先生所輯江陰船歌有二十餘首，又聞常某所輯某地歌謠亦有數百首；其他自吳歌在晨報上發表後，各地人士采集寄登者絡繹不絕，時事新報上所載東圃君所輯的歌謠亦是多。這雖不能即稱爲一種良好的成功，至少亦可算是美滿的進行。至對於諺語方

面的研究，還很少有人提倡。已在從事於搜集，而有成功的，我只知有頡剛所輯的吳諺——現已錄成五冊，至少亦有三千餘則——其餘只有古謠諺越諺一類的書籍罷了。我是吳人，我所知的吳地的諺語，都已爲頡剛搜輯進去，不必再費雷同的工夫，因此希望別地方的人士從事於這種有益的采集。這篇文章不過剖析諺語的性質與功能，以明其在文藝界上的價值，作爲諺語研究的提倡罷了。

二

諺語的釋義，在我國各種書籍中間，大都是簡單含渾之說，如：

『俚語曰諺』

書無逸某氏傳

『諺俗語也』

禮大學釋文

『諺俗言也』

左傳隱十一年釋文

『諺俗之善謠也』

國語越語韋注

『諺俗所傳言也』

漢書五行志顏注

『諺直言也』

文心雕龍書記篇

這些定義對於諺的性質作用，都不能確切說明，未可作為愜當的定義。即如說文謂：

『諺，傳言也；從言彥聲。』

——廣雅釋詁『諺，傳也。』

這個解釋，亦嫌簡單不易明瞭。現在分析「傳言」的含義，大概可有三種解釋：

1. 古語。

段玉裁說文注

2. 傳世常言。

一切經音義卷十二引說文語

3. 一時民風土著論議。

說文長箋

第一義因經傳所稱之諺大都是前代故訓，所以認定諺是含有一種格言的性質，典雅的旨趣，可以稱引，可以奉行的。——如韓非子六反篇引古者有諺，又引

先聖有諺，及孟子引夏諺，左傳引周諺等。國語韋注近此義。——第二義是謂諺是傳世通行之說，不管淺近俚俗，只要是民間流行的，便可稱之爲諺。——如後漢書仇覽傳引蒲亭鄉諺，三國志馬良傳引襄陽鄉里諺，書傳及禮記左傳釋文近此義。

——第三義是以爲諺是或種社會風俗的結果；即謂諺是時代的產物，必反映當其發生的時代的精神。——如夏諺『吾王不遊，吾何以休；吾王不豫，吾何以助。』即可見當時下情上達，上德下宣的景象。漢書顏注近此義。——本來諺的含義，兼這三種，——猶不止此——偏舉一端，實有未當。說文諺字從言彥聲，古人文字本於聲音，凡字之由某字得聲者，必兼取其義；彥訓美士，所以諺即美言之意，謂即美士的言語；美士的言語大都典雅易誦，所以亦易於流行，而美士的所以發爲這種言語，則固不能脫離環境——時代風俗——的影響的。

以上這些都是我國舊時對於諺字的釋義，即從外國的語言中考察，亦差不

多有同樣的含義：日本語諺字是「コトワザ」。據於本居宣長之說，謂本意是謂神之心，而世人之言之以喻吉凶之事者，此是神道學者的見解，未免牽強。實則「コトワザ」之意是謂實地經驗的事業用一種言語來發表的。這種用來發表的言語即是「コトワザ」。英語諺字是 Proverb 法語是 Proverbe 其語源均出於臘丁語 Proverbium 一語。Proverbium 是 Pro 與 Verbum 二語合成。Pro 是「前」或「公」的意思 Verbum 是「言詞」的意思。所以英法的所謂諺，是公然在於許多人前說的言語，即這一種言語在社會上有流行性的。德語諺字是 Sprich-wort wort 即言詞之意。Sprich 是由於 Sprechen (說) 或 Spruch (宣告) 而來。據此則德國諺語的含意是謂日常人所說的言語或如裁判者的宣告，須促人實行的。本來德國有一句諺語是“Sprichwort, Walrwort.”(諺語即真語) 可見德人對於諺語的觀念，以爲最富於格言性的。

由以上種種不同的意義而考察之，可知諺的根本意義是有言語的意義，以此爲基礎而更有下列各義：

1. 是一社會上所流行，可公然用於談話的。
 2. 根據於實際的經驗，即受當時風俗的影響的。
 3. 體裁主於典雅，即用美的言詞以表現的。
 4. 規定人的行爲的標準，即使人可以照着奉行的。
- 總合以上各義，關於諺語的要素，大概完備，因此可下個定義。即：

『諺是人的實際經驗之結果，而用美的言詞以表現者，於日常談話可以公然使用，而規定人的行爲之言語。』

這個定義雖是單由於諺字的語意綜合而建設的，有時或者猶恐不能適用於一切的言語，不過諺的主要性質，總不能外是罷了。

這是從比較的狹義方面着想；至於從廣義方面而言，則不論何種言語，祇須有一定的形式而傳唱於社會上的，都是諺語。即如一種形容的辭句，因其有一定形式而又膾炙人口，亦可名爲諺語。但如此則義太廣泛，轉難明晰，所以這篇所講，大都是指狹義言的。

於此更有應注意的，即以上對於諺字的各種解釋，都包有言語的意思。這一種美的言語，於文字上固然亦常被採用，但這決不是諺語的本旨。文心雕龍書記篇謂『文辭鄙俚，莫過於諺，而聖賢詩書，採以爲談，』諺雖不拒絕文字的採用，而本來性質在宣之於口，所以其價值亦專在談話之上；這是不可不分別認清的。

三

上面肯定的卜了一個定義，雖能包括諺語主要的性質，但恐怕還不很爲明瞭，因此再從否定方面與各種類乎諺語的，比較他的不同，可以反證出諺語的性

質，使變爲明顯，更爲確定。

1. 諺非歌謠

2. 諺非格言

3. 諺非寓言

4. 諺非其他各語

諺語的形式頗多有韻的、諧和音律的、琢句整齊的，這些極與歌謠相類似，因此亦易與歌謠相混淆，然其間有個主要的區別，卽是歌謠可以歌唱而諺語不能歌唱的。杜文瀾謂『謠諺二字之本義各有專屬主名。蓋謠訓徒歌，歌者詠言之謂，詠言卽永言，永言卽長言也；諺訓傳言，言者直言之謂，直言卽經言，經言卽捷言也，長言主於詠歎，故曲折而紆徐；捷言欲其顯明，故平易而疾速。此謠諺所由判也。』這樣分別很爲顯明。本來詩——文學——可以分爲二種：一是史詩，(Epos)——

是歌。(Miles) 歌謠是屬於歌的方面；史詩即是賦，漢志謂『不歌而誦謂之賦』，諺語是近於史詩方面的，所以與歌謠不同。——史詩的衍支爲科學詩格言詩等均與諺語性質相類——這是形式方面的關係，至於性質上，諺語是經驗累積的結果；所以是主於知的，而歌謠則重在抒情，是主於情的。這個便是歌謠與諺語主要的區分。

諺語與格言很難分別，許多格言即是諺語，又許多諺語用如格言；這因爲諺語與格言其性質上有很多共同之點之故，其主要者有二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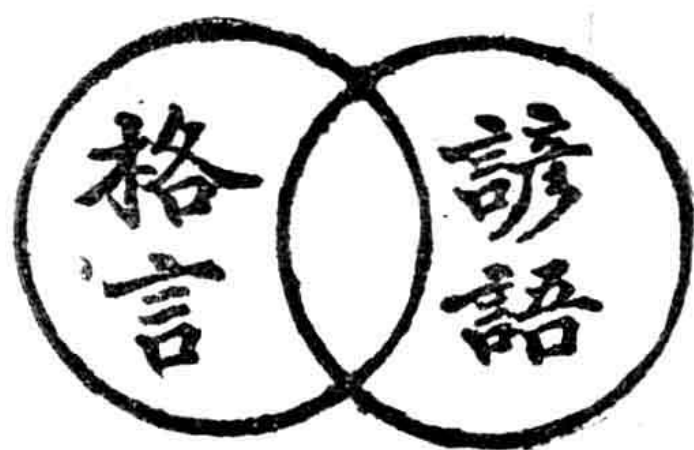
A 富於道德的色彩

B 富於哲理的思想

諺語與格言均富於道德的色彩，所以能指導人的行爲，規定人的趨向，在或時的社會上有奉爲金科玉律的權威。說文長箋謂『諺字從彥言，可知寓教於文』，則

諺語含有教訓的意思，正與德語 *Lebensweisheit* 的語意相同。這些諺語如『救寒莫如重裘，止謗莫如自修』三國志王昶傳『違而知反，得道未遠』魏書高謙之傳『忍事敵哭』呂居仁宣箴等，都是人事上一種規律。其富於哲理思想的，則神味雋永，堪耐玩索。本來由於格言的曼衍，容易成爲一種哲理詩，諺語中有哲理思想的，性質正與哲理詩相似，所以亦成爲一種格言，如『其益如毫，其損如刀』魏書高允傳『行得春風有夏雨』後山談叢逸文『敗棋有勝着』病榻手吹『人無千日好，花無百日紅』譚概等，深含至理，亦常奉爲事理上的一種規律。不過諺語與格言雖易混淆，又各有不同的地方，即諺語的初起祇發於語言，而格言的初起常著於文字——參看下節——『溫故而知新』一語，可以算是格言，而不能作爲諺語，因是文字上的成句故。又諺語的性質，有些關於諷刺人情的，格究物理的，——格物而別有寄託的，即偏於哲理方面——常不過是一種經驗結果的表示。

頗與格言異趣，所以諺語不盡是格言，而格言亦不盡是諺語，以圖明之則如下



中國舊有一種隱語，（如漢書東方朔傳載其與郭舍人迭爲隱語）更有一種射覆語，（如三國志管輅傳載其射覆語三則）往往借辭在此，寄意在彼。現在吳中流行的語句類此性質者，亦是很多，如『叫化子弗留隔夜食——一頓光』、『四

金剛騰雲——懸空八隻腳，『啞子吃黃連——說弗出個苦』，『關老爺賣豆腐——人硬貨弗硬』等，北方亦有這等語句如『大水冲了龍王廟——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』，『抱了書本兒騎驢——走着瞧』，這些語句在社會上亦極流行，有時專說謎面，有時或並說目的話；說者可以臨時活用之；若從廣義方面說，固然亦是諺語的一種，而嚴格說來，這似寓言非寓言的隱語，畢竟是似諺非諺的隱語，因此只有諺語性質中一部分的普遍性罷了。

至於外國在社會上流行的又有很多的寓言，常於普通的談話中間引用及之。這些比平常的寓言雖短，而比普通的諺語却長，從狹義說，亦不能算是諺語。即如弗里推 (Freytag) 所搜輯的阿剌伯的俗諺，如

They said to the camel-bird, 'Carry'; it answered, 'I cannot, for I am a bird'.

They said, 'Fly'; it answered, 'I cannot, for I am a camel'.

使駝鳥負重，駝鳥答「不能，因我是鳥」；使之飛，又答「不能，因我是一個駝。」這個明明是一則寓言，很顯著的脫離諺語的範圍了。舊時有個寓言，謂鳳凰壽辰，百鳥朝賀，而蝙蝠不至，鳳凰責以無禮，蝙蝠答爲是獸，不用賀君；後麒麟生誕，蝙蝠不至，麒麟責之，則展翼而言是飛禽。其意正與之相同。所以類此者，亦不能謂爲諺語。

楊慎輯古今風謠及古今諺，他因於謠與諺的不同，而爲之區分，固是甚善，然與其他諸語識語等，猶相混淆。（見書傳正誤）明郭子章編輯六語，卽分謠語、諺語、隱語、識語、譏語、諧語六種，各爲數卷，杜文瀾輯的古謠諺對於諧語、隱語、射覆語、了語、危語、反切語、雙聲語、千字文語、酒令語、曲語、優伶戲語、鳥語、犬語、鈴語，均不采錄，都因這些對於諺語的性質，各有不相同之處。這些雖是發於語言，且亦往往有

韻，往往頗有才智，很與諺語的形式相似——諺語固不一定須韻——而因為這些並非或種經驗的結果，亦不能奉為或種事業的標準，祇不過是逞一些小智小慧作為茶餘酒後的談資罷了。因此諺語雖與之有相似之處，却亦不能即與之相混。

由於以上比較的結果，可知諺語與謠語諸語……等雖有時同其形式，而性質不同，諺語與格言雖有時同其作用，而起原絕異，諺語自有其所以為諺語者在。據此則諺語的性質可以明瞭，但諺語雖自有其特性而與村歌俚謠却都是民衆藝術的表現。因此諺語的起原是怎樣，很不容易明瞭。作此諺語的是誰，及作者所以作此的動機又何在？都不能夠確切說明，不過他在社會上通行流布，適用於日常的談話罷了。這正因諺語是民衆藝術，所以這種流行的諺語或是經過幾個人修改的結果——即融合多數人的經驗——而不能指出誰是這諺語的作